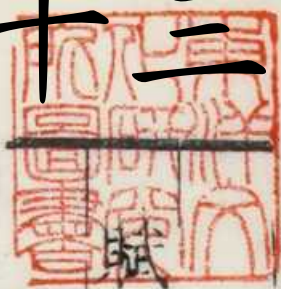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五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五十三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廣文選卷第五十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書二

答袁紹書

臧子原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  
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  
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  
足塞詰亦以君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  
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  
恠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  
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  
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認是非



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達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生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相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

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喟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恒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貧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



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肯  
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  
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肯  
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  
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  
垂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垂  
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  
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  
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旆膂力作難北鄙  
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  
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  
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



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城陷被執

答陳琳書

臧子原

隔閏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詔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吐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恠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全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亦

與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櫻引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自自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若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于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權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尙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嘯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  
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  
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  
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  
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  
度主人之心豈謂二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  
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  
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  
士之類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  
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昔  
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  
乃辭同趣異非君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  
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  
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薦友道  
垂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垂  
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  
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  
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奮力作難北鄙  
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河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  
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  
間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與公瓚書

袁紹

孤與足下既有前明羅曼申之以討亂之誓豈過夷叔

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  
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  
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  
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  
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  
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  
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順害民騁於余躬遂躍  
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  
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  
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



遂陵躡奔背因壘飽穀此非天威裴謀福豐有禮之符  
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蚩賊以焚蕪  
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  
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  
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  
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  
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  
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  
是用痛心疾所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  
且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  
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  
無質而文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  
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  
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  
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  
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  
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  
之前行乃界橋舉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  
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  
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  
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  
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



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  
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  
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壽之  
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  
聞

獻袁譚書

審正南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  
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  
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  
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歔而行鍼叔之鳩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聩而立輒  
蒯聩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

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聩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未  
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  
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  
公為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  
聖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  
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  
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灘疽破潰骨肉無絲髮  
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  
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衡旌麾戰為鴈行  
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



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齒輔車不  
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  
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  
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  
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過逆順之節  
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  
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究魂痛  
於幽冥創漢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  
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  
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  
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  
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  
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  
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  
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旣以緩追之惠而乃  
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  
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  
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  
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  
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  
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  
能不末歎配寺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





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  
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  
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  
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與王商書

秦子勅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  
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  
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  
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  
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  
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  
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  
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  
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  
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  
堂速定其銘

諫諸葛亮書

楊顥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農犬主吠盜牛喘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  
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  
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  
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諸葛亮書

馬季常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  
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  
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  
音正鄭衛之聲並科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  
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與曹公書

許文休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  
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追於

袁休放命地族屢動羣逆津塗四塞雖懸北風欲行

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王江五湖

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

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

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其臻死者大半旣濟南

海與鍾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

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

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桐諸縣夷越蠶起州

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循渚岸五

千餘里復遇疾厲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

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遭一

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未爲亡



虜憂悴慘悽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  
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  
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  
分記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  
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  
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  
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云昔在京師志匡  
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  
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  
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  
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道北之負民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

利鈍人命無常墮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貴入於裔土矣  
昔管丘翼周杖越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  
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  
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  
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貴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貴重之  
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  
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  
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顯顯注望足下任此  
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  
群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  
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  
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勅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獄中與諸葛亮書

彭永年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門遂得詣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予之厚誰復過此兼一朝狂悖自求殪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願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比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

與劉封書

孟達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



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  
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  
已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  
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  
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  
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興漢  
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  
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  
自立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  
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  
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  
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  
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  
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  
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  
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用足下失據而  
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  
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  
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大夫為此  
三者何其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  
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  
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虚心側席以德  
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計  
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



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  
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  
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責袁術書

孫伯符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  
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  
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  
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  
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  
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  
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義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  
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  
休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  
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  
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  
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  
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  
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在狡至廢主  
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  
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  
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  
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





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  
出租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  
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  
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  
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之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  
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  
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  
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且奭之美此誠  
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敗異猶望推宗室之譜  
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  
石圖彤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  
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立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  
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  
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  
恩其忽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  
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  
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  
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  
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  
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  
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  
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  
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



耳幸留神聽

答李權書

秦子勅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巖乎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真觀日月真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千言貌何戰國之謫權乎哉

與許靖書

王景興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其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相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待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供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觀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是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



夫子之情聽美敘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  
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  
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摠此三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  
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  
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  
馬貂剝得因無嫌道初開通求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  
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  
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  
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  
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  
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  
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端  
之摠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煙于時  
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  
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  
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  
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  
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  
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  
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  
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  
前問皇帝旣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  
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  
之間未與華夏垂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睇故土



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懼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光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以醫南海歷觀夷俗可謂洞矣想予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王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諫袁術僭號書

孫仲謀

董卓無道陵霄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貽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紂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



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出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此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答陳思王書

吳重任

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非金門升玉堂伏櫪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靡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散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幃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為劉表與表尚書書

王仲宣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幸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邁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謬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疇等前後到到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閱伯實沈之跋忘棠隸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

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灾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真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折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迂火與火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人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



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墳龐將有汗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忘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三

思競爽猶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及北海

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未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答伏羲書

阮嗣宗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龍天飛晨降霄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又瞽夫所不能瞻瓊虫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神化者非局器所能



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  
好尚舛異鸞鳳凌雲儔以舞翼鳩鶴悅蓬林以翱翔蝸  
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辟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  
取樂焉據此非彼故胡可齊乎大夫人之立節也將舒  
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何暇毀質以通  
檢石良運未恊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  
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翱翔之乘景躍蹠  
蹕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迢迢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  
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平無上下平無下居乎無室  
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網於大極  
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  
奇形軀於城何精神之可察雖業吾不聞略無不稱而  
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衍傾城之金求百  
錢之售制造天之體擬膚寸之檢勞王射一作躬以役物  
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温可漢之無根其陋可  
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  
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籍白

與阮步兵書

伏公表

義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直養性者必  
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  
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圃例雖歷百代業不  
易網壁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駕良舉足向路物  
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着而抱實之非人奇不寶  
貴得保身身非體不成伏禮之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



而爭路者或飭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時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闔掩夢以示之不惻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不羈驅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畫崇朝惠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嘘以露其實值其闇耶將矜其貌以疑其撲從此覲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谷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蓋其情如然舊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額相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

行所以拒業惡子者欲抽鍵以露空虛每承此聲未嘗

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推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干徇名而不顧名亦猶慕名爲顯夫名利者大愆人之網衢集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取逆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欸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皓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無育一作立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容察其樂則食無方文入希室無傾城之色徒世世以疑世爲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旣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割教則怨布天下以此略一作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



聞吾子乃長嘯懷慨悲涕潸潸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  
視形性忻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候蔑若無人儻獨竒變  
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  
智之清者貴其智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  
滿就其為憂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然時也就其  
持滿必起於見崇不自崇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  
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滌口  
飽道潤俯詠仰嘆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  
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詔誅善之則教慈放父兄惡之則  
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  
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而謂書誦之可悼深怪達  
者行其象若莊周桂南東方之徒皆段跡教外放思太  
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舉地絡觀持世之極  
物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為勞役然而  
不能煞一作身以當以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財  
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  
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竒才異略  
命世踞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美  
致寶之青庶其不然而况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驕  
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  
不能殊潛壁匿連巢光許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  
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焉哉骨體雖美  
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義則憂在將  
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



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  
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屈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  
可謂器與運會不下而行今其時向使吾子才足蓋世  
思能橫出河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于孫廟勝之策  
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  
而飽食安卧囊懸執力牽於役賦則雕於賦養生之具  
亂於細民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  
事則經緯之氣之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醫則鍼石  
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得則毛遂穎脫之勢剪跡威  
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貨殖之利  
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歸義無所出  
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義異疑大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

奧之內必有積寶雖有無顏氏之妙恩觀恍惚之迹雖

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遂應才穎肝膈而

不一作異之於清觀任賢智力於骨氣而不播之於形高

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

舍佇而增益一作盈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切季路晚悟滯

在持滿是已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一作聲

嚮發若乃群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明時不能觸物

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

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

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

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

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



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漆筆拊紳認所  
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唱一作伏義白

答車茂安書

陸士龍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尊  
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秋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焉  
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  
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  
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  
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  
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鉞成雲下鉞成雨旣浸旣  
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通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

克倉庫恒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其簡爲民亦易  
季冬之月收旣畢嚴霜隕而蕪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  
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岡彌山放鷹走犬弓  
弩亂發鳥不得飛狩不得逸直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  
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鱸鮪  
赤尾鮪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鮓鮓炙鯁鯪烝石首臠鯨  
鯨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所  
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  
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溼  
渭飲馬昆明四方竒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  
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  
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平



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  
 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  
 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  
 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也  
 足下急啓喻寬慰直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  
 陸雲白

移太常府薦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恩和人神莫不崇  
 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  
 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  
 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  
 配隆載典伏見密判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

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陞及階遂升樞奧抽靈  
 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  
 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  
 竒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衣被  
 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  
 具懷儷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  
 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  
 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  
 學錯綜先典垂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朝  
 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  
 之祀矣

與桓秘書

習彥威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躡躅既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芳芬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答桓玄論四皓書

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雉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起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



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勝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萬端又未可斷也干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磬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瓊瓊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

遺殷浩書

王逸少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湏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生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



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荅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一允



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來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鮮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固知所曆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與范甯書

徐蕃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

五議曹各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遠邇至里詣餘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杜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



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報顧頴書

賀彥先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拔豎中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國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

與沈約書

陸韓卿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桀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



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  
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  
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  
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植奏書  
大明體勢之致岨岨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  
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  
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  
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  
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  
情多悔不可為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  
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  
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  
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  
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  
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  
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校富羽獵不累於馮虛王粲初征  
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  
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蓬速  
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  
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與湘東王書

庾子慎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  
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能比見京師文體儒  
鈍殊常競學浮踈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  
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  
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  
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  
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  
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屈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效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選

邵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爲拙且  
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釁重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驅漆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辭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  
欲論之無可與晤吾子建一共商擁辯茲清濁使如涇  
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



知斬濫竽自耻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  
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廣文選卷第五十三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五十四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檄

告青徐檄

伏伯文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  
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  
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明望旗  
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  
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許逆今  
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